

民國風景

——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

吴稚晖 章太炎 于右任 黄侃 丁文江 张君勱 黄蕙兰 胡适 袁昌英 陈西滢
许广平 庐隐 苏雪林 潘光旦 张大千 毛彦文 顾毓琇 陈存仁 高兰 苏青
赵清阁 戴乃迭 石评梅高君宇 陆晶清王礼锡 陈白尘金玲 张香华柏杨

张昌华 著

民国风景



东方出版社

张昌华 著

东方出版社

民國風景

——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

责任编辑：赵 立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 / 张昌华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60-3384-8

I.民... II.张...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1086 号

书 名 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
MINGUOFENGJING —— WENHUAMINGREN DE
BEIYING ZHIER

作 者 张昌华 著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总 经 销 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邮购电话 (010)65132886 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 33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3384-8

定 价 30.00 元

自序

《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是《曾经风雅》的姊妹篇，读者只要一看书名，便知他们同姓同宗。我希望并相信喜欢姐姐的人，也会喜欢妹妹。

记得“风雅”出版后，一位不肯明示身份的年轻读者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书是扫盲课本，说我是扫盲教师。我听之一愣，问此话怎么说。他说你写的人物我们年轻人都觉得陌生，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四运动，哪知道罗家伦、傅斯年……褒乎？贬乎？我不介意，只觉得这个比喻真好玩。

感谢读者朋友的关注，“风雅”在半年内印了3次，真令我高兴。诸多师友和读者给我不少热情的鼓励、中肯的建议或意见。八十高龄的孙法理先生通览全文，为我指谬匡正，令我感动。他希望我“一路写下去”。我不敢懈怠，以“不叫一日闲过”自律，在耕耘两度春秋后，收获了《民国风景》这片旧时月色。

关于这本书的名字，有人建议我起得开放点、响亮点、刺激点，以争取卖点。在“书卖一张皮”的当今，这不失为一种攻略。我思虑再三，不敢采纳。因我笔下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文人。人文关怀是他们的本务，不媚不俗是他们的风骨，温润儒雅是他们的特质，书名起得冲淡些、平和些、书卷气些或更为宜。凌志兄点拨我：既然计划以《曾经风雅》为基调，分3部写100位人物，书名在形式上何不做一个整体的构想，相互呼应一下呢？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冠以《民国风景》。

人，自然包括伟人、名人，都不过是偶然窜入历史长河的一尾小鱼，生命的短暂与能量的微末，犹如水面泛起的一朵浪花。即令我的传主们，有不少享有百年人生，在事业上也有不俗的建树，甚而是辉煌，也不过是岁月记忆中的一个脚注，历史长卷里一枚书签而已。不过，脚注是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书签是可资

把玩的，那浸染春雨秋霜的书签就更值得玩味了。方寸天地可窥大千世界呢！

本书写了多位民国人物，不妨依齿序摘要介绍前6位传主：有说国民党是“破毡帽”，共产党是“电灯胆”的民国元老、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敢把大勋章当扇坠，站在总统府门前，吆喝袁世凯“出来！”的章疯子（太炎）；“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人、书法家、国民政府检察院长于右任；傲睨万物、目空千古、骂遍同列、酗酒丧命的国学大师黄侃；即是明天要死，也要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完的实干科学家丁文江；不因政治忘哲学，不因哲学忘政治，批评国民党、攻击共产党，非黑非白的张君勱。以及仁者胡适，“闲话”惹得一身骚的陈西滢，一抔黄土掩风流的袁昌英，“花落人亡有人知”的苏青，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石评梅、高君宇等。而我要特别推荐的是写杨宪益夫人戴乃迭的那篇《“对不起，谢谢！”》。

有人质疑我专做“翻案”文章。我要说我只不过是，曾有人把汗衫说成短裤，我现在把短裤说成汗衫或修改了尺寸而已。

我努力告诫自己，决不因钩沉某人而故扬其善、故隐其恶。我只据占有的史料，力求把人物写得丰满些、鲜活些，还他庐山真面目罢了。吴稚晖一辈子玩世不恭，蒋氏父子都尊之为师。吴为联手汪精卫反共，不惜老脸向小他10岁的汪下跪，足见其对蒋的愚忠与反动。他一生3次下跪，值得玩味的是没有一次下跪是为自己！章太炎在袁世凯面前器宇昂轩，是“神”，但在孔方兄面前，他是“人”，一个未能免俗的人。于右任虽是廉政、清明的君子，诗酒风流的名士，然寻花问柳之俗亦未能免。黄侃骂人恶名在外，但他事母至孝，兵荒岁月竟背着老母的棺木颠沛流离，感人至深。丁文江致他弟弟的那封拒开后门的信，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操雪精神，岂止教我辈汗颜！毕生为中国服务的英籍女士戴乃迭的命运，又让人感慨何止万千！

倘若本书能作为一枚小小的“书签”，夹杂在你的藏书之中，分享你阅读的一份时光，那将令我感到无限的欣慰。

我本是一个大海拾贝者。本书征引、参考了诸多前辈以及当代学人的文字资料或照片，光增了篇幅；一些传主及其家属（杨静远、陈小滢、海婴、潘乃穆、

顾慰庆、郭君陵、赵衡和陈虹等) 给予大力的支持, 我谨向他们三鞠躬。曹凌志先生, 对拙著的创作自始至终予以密切的关注、支持; 东方出版社慨然接纳书稿, 赵立小姐在编辑工作中付出了许多辛劳, 我向他们拱手致谢并欢迎读者、方家指正。

二〇〇八年岁末 南京成贤街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民国风景——政治圈外的吴稚晖	1
拾趣者说——章太炎的诚、智、痴、怪	18
一蓑烟雨任平生——官场外的于右任	33
零缣断简话黄侃	51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	69
非黑非白张君劭	82
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	96
胡适三题	107
一抔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	118
闲话西滢	129
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	144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	153
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	163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	184
大千的世界，世界的大千——张大千素描	196
毛彦文的往事	213
文理大师顾毓琇	224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	236
高兰：中国诗朗诵先驱	253

花落人亡有人知——乱世才女苏青	262
赵清阁流芳	274
“对不起，谢谢！”——纪念戴乃迭逝世十周年	286
留得残荷听雨声——石评梅与高君宇	302
被漏植的诗行——陆晶清与王礼锡	317
共患共难，同枕同穴——陈白尘与金玲	329
茶，不说话——我所知道的张香华和柏杨	337

民国风景

——政治圈外的吴稚晖

1953年12月1日。中国南海大、小
金门海域，天昏地暗，滔浪汹涌。一叶
渔舟载着一支送葬队伍。

12时整，距渔舟不远处的军舰上一
阵枪鸣，哀乐大作。送葬队伍由一穿着
军服的中年人主持，与殇者亲属一道手
执粗绳，将一灵柩沿船舷缓缓地降
下……

灵柩上刻着亡名：吴稚晖。这是台
湾当局遵照吴氏的遗嘱举行的海葬仪
式。主持者是他的学生蒋经国。

品评民国名流，一言难尽者当数这
位吴稚晖。他怀揣中西文化，脚踏政治、
文化两条船，复杂而独特。他是孙中山
的朋友，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却为无政府主义张目。他爱国，抗战时，在寓所
壁上作诗明志：“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他反共，
口诛笔伐过共产主义。他摇唇鼓舌，刊布过振聋发聩的宏言阔调；又信口雌黄，
发表过令人作呕的奇谈怪论。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说他是
“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共产党指他为“小丑”。而蒋梦麟说
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胡适称其为中国近300年来四大反理学思
想家之一。他是迄今为止，我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



称号的唯一的一位。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称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剪不断，理还乱。

在政治上，吴稚晖真的“坏透了”，一言难尽。笔者投机取巧、删繁就简，择取政治圈外吴氏的断章残句，试拼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之一斑。

初生牛犊，善耶，恶耶？

吴稚晖（1865—1953）名眺，后名敬恒，稚晖为其字，生于江苏武进雪堰桥镇一小商家庭。幼年的吴眺，终日在自家开的小茶馆里嬉戏，文人墨客、三教九流均有接触，久受熏陶颇通人情世故。但他天性顽皮，喜以恶作剧取乐，曾爬上邻居家的烟囱大小便；村民办丧事，请和尚道士来做道场，他竟乘人不备在客人的大茶壶中撒了一泡黄汤。7岁入蒙馆，常纠集小玩伴寻衅滋事，屡吃先生的戒尺、跪罚，却总不见他放荡不羁的习性有所收敛。“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唯学习十分刻苦，希望博取科举功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为谋生，18岁时吴稚晖自设学馆授徒。22岁，中秀才。24岁，以古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江南最有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南菁诗人谢眺，字玄晖。吴稚晖发现自己与诗人同名，出于仰慕，遂给自己起了别字“稚晖”。1891年，吴稚晖参加乡试，主考官赏识他的经学；他的诗写得一般，但能别出心裁，用篆字写就，深获主考官青睐，中举，时年26。次年赴京参加全国会试，名落孙山……

年轻的吴稚晖干过两件“大逆不道”的事儿。一是当任的江阴知县，坐轿过孔庙不下轿，吴稚晖认为父母官“非圣无法”，有辱斯文，率南菁书院同窗钮永建等向轿内砸石块、砖头。砸得知县鼻青脸肿，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按大清律例，举人与知县同级，后者捉拿前者有违“王法”。南菁书院院长黄以周据理抗争。那知县也识趣，自知过孔庙不下轿理亏，拘禁吴稚晖更是罪加一等，且事闹大了，恐对仕途不利，便向吴稚晖道歉，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就此息

事宁人。另一件事是：江苏学政杨颐，走马上任，宴请亲朋时公然坐画舫，吃花酒，征歌取乐。吴稚晖认为一省教育最高长官如此粗俗，有失体统，败坏士林风气，便邀集田其田等人穿四开裤箭袖袍，头插松枝胡萝卜，手持草纸，扮作一副滑稽相，在大庭广众之下拦住杨颐狂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说完故意跌倒在地，四肢朝天，引路人注目，出杨颐的丑。殊不知，“上”是不好犯的。吴稚晖屡给南菁书院惹麻烦，被院方停止学籍。吴旋即考入苏州紫阳书院。

吴稚晖仗义，好打抱不平，自言毕生把“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当座右铭。不随波逐流，敢出头，很有天马行空的味道。吴稚晖带头大闹中国驻日公使馆，使他一夜成为学界大闻人。自戊戌维新失败后，赴日留学者热衷学习军事。1902年，江、浙、赣有9名自费生申请入成城学校（有军官摇篮之誉）学习陆军，驻日公使蔡钧本应提供担保的方便，但他虚与委蛇拒办。吴稚晖左右斡旋无果，被捉弄得愤慨油然而生，与陆揆钧率26名留学生大闹公使馆。蔡钧斥他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吴稚晖不示弱，嬉笑怒骂讽刺挖苦。蔡钧恼羞成怒，枪打出头鸟，暗中勾结日本警局，拘禁吴稚晖等一夜。日警以“妨害治安罪”为名逐吴出境，限当日遣返。吴稚晖羞愧难当，觉得“士可杀不可辱”，铁心以死抗争，写下绝命书：“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健邦天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翌日晨，日警押吴往火车站途中，路过一孔桥时，吴稚晖乘警不备，愤然跃入河中，旋被日警救起，硬行遣返。临上车时，数百名留日学生云集为其送行；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话别；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怕吴稚晖还想不开，伴他同船回国。梁启超马上将吴稚晖这“以死殉国”事件，刊布在他主办的《清议报》端：“吴君之被捕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吴稚晖由此一举，大名远扬。吴回国后，中国教育会请他演讲该事件始末。他“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钧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善耶，恶耶？

怪论妙言，是耶，非耶？

吴稚晖富辩才，其如珠的妙言，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能使死人开口，也能把活人笑死。他是民国的“名骂”，他的骂人艺术有“根”。吴氏早年在地摊上读到一本名曰《何典》的小书，开篇首词为：“不会谈天论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读后大悟，文风为之丕变，“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文章中充满俗语俚词，污秽到连生殖器官都可搬上作武器，并以滑稽诙谐、冷嘲热讽为特色。时人评他的文章“幽默而诙谐，诙谐而幽默。”

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共同在法国创办《新世纪》，鼓吹革命，发表大量排满文章，詈骂太后、皇帝及当朝大臣，继而骂曹锟，骂章士钊。吴用对话体写《卖淫实状》，把慈禧太后说成是一个比娼妓还下贱的淫妇和恶魔，污秽到笔者不敢征引。

慈禧、光绪暴卒后，他撰文讥讽：“独闻狐后鼠帝之死，淡然不知可悲之故。有如溽暑夜卧，暗中摸索，得一物焉，以其扰人清梦之可恶，以两指捻毙之。闻其余腥，使我喉中作恶不止。此物何耶？即最污秽最不足惜之毒虫也。”他把慈禧喻为狐后、光绪比作鼠帝，而将其死当作捻死两只臭虫而大快。不仅如此，他在此类文章中，常把皇帝称为“畜生”，称张之洞、袁世凯之流为“狗头名士”，称清朝皇族为“长白山中野狗”，称朝廷上下全是“贼皇狗臣”，是耗子，是瘡虫，是鳄鱼。骂康有为、陈宝琛等遗老是“挟有另一类骗法的痞棍，昼伏夜出”；骂罗振玉“专贩国粹”、“造假古董”；骂郑孝胥勾结奸商，专吃回扣……

吴稚晖是从八股堆里爬出来的，但他不屑国故与国粹。他提倡物质文明，科学救国。他说“我是深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类一定要进化的。”他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中抨击国故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他崇尚物

质文明，又说“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吴稚晖与章士钊的私交本不错，同为反清斗士。但他不满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读经救国”的复古行为，写了一篇《友丧》，挖苦章“鬼附在他身上”、“他竟吃饱了饭”“做体面人儿呀”等，还郑重其事地拟一告丧文，称：“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病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弄得章士钊哭笑不得。又讥《章氏丛书》出版“真是他老年的污点”。他还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中对政见不同的梁启超恶语相向，文辞也粗俗不堪：“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皇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股，拉鸡巴来干，然用其此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话，自欺欺人。”还斥说梁启超“放着那极腐烂策论式的屁毒，是葬送新世界青年，有害于人的。”

吴稚晖重科学，轻文学，鄙哲学，薄文不为。他说：宁做没世无名小卒，不愿做乌烟瘴气的文学家。1935年他在西南之行的一次演讲中说：“文学不死，大难不止。”他断言“文学是胡说八道，哲学是调和现实，科学才是真情实话。”

1924年泰戈尔来华讲学，盛况空前。他不以为然，撰《婉告泰戈尔》，挖苦说：“泰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指印度人）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指英人）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他提醒泰戈尔不要用自己的文学作英人的点缀，自己去拿诺贝尔奖金，忘了国耻。

吴稚晖骂得最刻薄的是汪精卫。不只因为汪与蒋对立，主要是汪精卫投降日本。他在《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为之》等文中，大加痛斥：“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如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

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替你易名。”还把陈璧君叫做“陈屁裙”，把褚民谊叫做“鼠蚂蚁”，称周佛海为“周狒黑”。骂褚民谊时还说：“唯有做汉奸，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

吴、汪本是同志，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曾写信给吴稚晖请教如何制造炸药事，可见关系之密。汪被捕后曾作“口占”明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传诵一时。1939年汪精卫叛国逃到河内，吴稚晖奉送两句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汪精卫见后，气得3天吃不下饭。

吴稚晖与蒋介石



作为蒋介石智囊的吴稚晖，当然忘不了骂共产党。他在一次演说中谈及国共两党，乘机攻击共产党说：“国民党实在太太大了！也太陈旧了！共产党则确实很新鲜，又漂亮。不过国民党好像一顶破毡帽，摘下来落在地上，被人家踏上几脚，拾起来，抖一抖灰，戴在头上，仍然还是一顶毡帽。共产党呢？固然漂亮、新鲜，也正像广东人说的‘电灯胆’，可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就粉碎了。”还攻击说：

“共产主义成什么主义，抢产主义，强盗主义而已，所谓唯物史观、辩证法等等，无非为其阶级斗争加些油水，还成什么学说。”甚而恶毒谩骂“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灰孙子”。真是无骂不用其极。

吴稚晖骂人，别人当然要还击。周恩来就说他是“小丑”（1927年3月30日，于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汪精卫骂他“昏庸老朽”；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骂他是“小吏”、“洋奴”。吴稚晖倒也潇洒，于74岁那年刻方闲章“寿踰宣民，贼讥老而不死”自嘲。

吴稚晖不仅笔战在行，亦善舌战。他讥讽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国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某年在一次语音读法统一会上，副会长王照发明的注音字母不被采用，当面骂会长吴稚晖“老王八蛋，只知嬉皮笑脸，胡说八道，何尝懂得注音字！”两人剑拔弩张时，吴稚晖则轻言慢语回敬道：“王先生，你错了，或是气昏了头吧？稚晖敝姓吴，并不姓王，绝非贵本家也。”引得全场大笑。

是耶，非耶？

躬耕杏坛，福耶，祸耶？

吴稚晖有浓厚的教育情结，曾先后设馆授徒、供职南洋公学、充任国语师范校长、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衰年在台湾又当“儿童团长”教习稚童。吴氏钟情教育，源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一国之盛衰，推其原者，莫不比较之于教育”，“教育之于国家盛衰，实为其总因”；他又认为要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途径，归之于道德教育；教育办好了，世界就太平了。

1918年，吴稚晖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未议》，想把中国大学办到海外。他这一设想得到蔡元培、张静江的赞同。于是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中法两国政府相商，法国出废弃的赫里欧炮台，由中国改为校舍，中国象征性地每年缴一法郎租金。吴稚晖四处奔波筹措资金，时适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广东省资助42万

法郎。1921年8月，吴率105名学生到里昂，亲任中法大学校长。当时拟定办学方针“为平民的，勤俭的，为劳工神圣的，为清洁无伦的。”此前，中国已有160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生活十分困苦，迫于无奈，他们在巴黎召开大会，决定强占新办的中法大学。有100多人先行进入，校方坚拒，发生冲突，请来法国警察拘禁入校者，并强行遣返。虽此举以失败告终，但勤工俭学造就了一大批共产党领导人物，如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

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一批学生情况复杂，有公费生、优等生、自费生。广东籍学生因省里出了钱，在学杂费上享受优待。自费生们不服气，他们撒传单、贴标语，要求校方一视同仁，而且拒不缴费。学生的斗争矛头直指吴稚晖，据当事人苏雪林回忆，学生们列举吴许多罪状，如：“吴有亲戚马女士率求学的子女数人在校中，我们即指他为‘徇私’，吴先生有某项学术团体，邀同学某某数人加入，我们即指他为‘植党’。我们原主张男女社交绝对自由，但这时（他）又偏摆出道学先生的卫道面孔……”“若非校方预派有力校工数名将吴先生援助出去，吴先生也许在我们盛怒之下挨一顿打呢。”吴稚晖自叹：“（这）以后我都不能自由在街上走了，也许他们会当胸给我一手枪的。”学生们风头很健，将这一事件写成文章，发往国内各大报纸，因有28人署名，故媒体称《二十八宿闹天宫》。

风波平息了，但吴稚晖的面子丢尽了。事发当日即带着马氏全家赴英国伦敦，不再过问校事。有人就此事评吴“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行政人才，处理很多事情往往事倍功半，他操心得要死，却得不到一句好话。”把这结果归于吴稚晖“率性而为，外方内方”。后吴回国，仍遭里大学生的“围剿”，不得安宁。为求解脱，痛苦无奈下的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发一“自讫”，称：

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顙。

海外办学终以失败告终。所有资料表明吴是中法大学首任校长，而吴矢口否认：“什么校长、庶务、秘书，都是‘孔夫子的卵泡’，要好看的名目罢了！”而且还说：“什么校长薪俸，我曾否取过一文？”因此，有人说他是个“傻蛋！”



吴稚晖绘画（为陈小滢册页题）

另一值得表述的是1925年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有人称“海外私塾”，今人称“少年党校”。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92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的儿子吴蕃、女儿吴芙留英归来，教数理化。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充当“儿童团长”。汪洵有乃母陈璧君之风，泼辣大胆，爱胡闹。吴稚晖循循诱导，不揠苗助长，也不强求，让学生各自展示个性。吴稚晖特别喜欢蒋经国，常为他“开小灶”。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理解，吴稚晖告诉他：“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吴生活俭朴，布衫布履，食不兼味，注重身教。他很注重对学生的德育，通过讲故事启迪他们。蒋经国回忆吴当年给他们讲的两则小故事，令他终生难忘：

“一条轮船从美国开到上海来，不幸在日本附近沉没，船上的旅客大多被救